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

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稱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萬劫難遭遇。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
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了證修因密來如頂佛大

經嚴巖首行萬菩薩諸義

譯諦密刺般門沙尙天中唐
語譯迦釋迦彌沙門國農烏
譯證迪懷沙門寺樓南山浮羅
事章平下門書中同大夫議正前
受筆融房河清

如是我聞。

一時，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。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無漏大阿羅漢。佛子住持，善超諸有；能於國土，成就威儀。從佛轉輪，妙堪遺囑；嚴淨毗尼，弘範三界。應身無量，度脫眾生；拔濟未來，越諸塵累。其名曰：大智舍利弗、摩訶目犍連、摩訶拘絺羅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、須菩提、優波尼沙陀等，而為上首。復有無量辟支無學，並其初心，同來佛所。

屬諸比丘，休夏自恣。十方菩薩，咨決心疑，欽奉慈嚴，將求密義。卽時，如來敷座宴安，為諸會中宣示深奧。法筵清眾得未曾有，迦陵仙音徧十方界。

恆沙菩薩來聚道場，文殊師利而為上首。

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，請佛宮掖，自迎如來。廣設珍羞無上妙味，兼復親延諸大菩薩。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，佇佛來應。佛勅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，應諸齋主。唯有阿難先受別請，遠遊未還，不遑僧次。

既無上座及阿闍黎，途中獨歸，其日無供。卽時，阿難執持應器，於所遊城次第循乞，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。無間淨穢、刹利尊姓及旃陀羅，方行等慈，不擇微賤，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。阿難已知，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，為阿羅漢心不均平，欽仰如來開闡無遮，度諸疑謗。經彼城隍，徐步郭門。嚴整威儀，肅恭齋法。

爾時，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婬室，遭大幻術。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婬席。婬躬撫摩，將毀戒體。如來知彼婬術所加，齋畢旋歸。王及大臣、長者居士，俱來隨佛願聞法要。於時，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葉寶蓮，有佛化身結跏趺坐，宣說神呪。勑文殊師利將呪往護。惡呪銷滅，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。

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。殷勤啟請，十方如來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最初方便。於時，復有恆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、辟支佛等俱願樂聞，退坐默然，承受聖旨。

爾時，世尊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，告示阿難及諸大眾：“有三摩提，

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。十方如來，一門超出妙莊嚴路。汝今諦聽。”

阿難頂禮，伏受慈旨。

佛告阿難：“汝我同氣，情均天倫。當初發心，於我法中見何勝相，頓捨世間深重恩愛？”

阿難白佛：“我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勝妙殊絕；形體映徹，猶如瑠璃。常自思惟，此相非是欲愛所生。何以故？欲氣麤濁，腥臊交遘，膿血雜亂，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。是以渴仰，從佛剃落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阿難，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。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汝今欲研無上菩提，真發明性，應當直心諏我所問。十方如

來同一道故，出離生死，皆以直心。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終始地位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。阿難，我今問汝，當汝發心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？誰為愛樂？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愛樂，用我心目。由目觀見如來勝相，心生愛樂，故我發心願捨生死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，因於心目。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得降伏塵勞。譬如國王為賊所侵，發兵討除，是兵要當知賊所在。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。吾今問汝，唯心與目今何所在？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切世間十種異生，同將識心居在身內。縱觀如來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。我今觀此浮根四

塵，祇在我面。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今現坐如來講堂，觀
祇陀林，今何所在？”

“世尊，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
園，今祇陀林實在堂外。”

“阿難，汝今堂中，先何所見？”

“世尊，我在堂中，先見如來，次觀
大眾。如是外望，方矚林園。”

“阿難，汝矚林園，因何有見？”

“世尊，此大講堂戶牖開豁，故我在
堂得遠瞻見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如汝所言，身在講堂，
戶牖開豁，遠矚林園。亦有眾生在此堂
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？”

阿難答言：“世尊，在堂不見如來，
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”

“阿難，汝亦如是。汝之心靈，一切

明了。若汝現前所明了心，實在身內，爾時先合了知內身。頗有眾生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？縱不能見心、肝、脾、胃，爪生、髮長、筋轉、脈搖誠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稽首而白佛言：“我聞如來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實居身外。所以者何？譬如燈光然於室中，是燈必能先照室內，從其室門後及庭際。一切眾生，不見身中，獨見身外，亦如燈光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。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，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是諸比丘，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，歸祇陀林。我已宿齋，汝觀比丘，一人食時，諸人飽不？”

阿難答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諸比丘，雖阿羅漢，軀命不同。云何一人能令眾飽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若汝覺了知見之心，實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。則心所知，身不能覺；覺在身際，心不能知。我今示汝兜羅綿手，汝眼見時，心分別不？”

阿難答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，不居身內；身心相知，不相離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，知在一處。”

佛言：“處今何在？”

阿難言：“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而能

見外，如我思忖，潛伏根裏。猶如有人，取琉璃椀合其兩眼。雖有物合，而不留礙；彼根隨見，隨卽分別。然我覺了能知之心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矚外無障礙者，潛根內故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如汝所言，潛根內者，猶如琉璃。彼人當以琉璃籠眼，當見山河，見琉璃不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是人當以琉璃籠眼，實見琉璃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心若同琉璃合者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？若見眼者，眼卽同境，不得成隨。若不能見，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，如琉璃合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潛伏根裏，如琉璃合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又作如是

思惟，是眾生身，腑藏在中，竅穴居外；有藏則暗，有竅則明。今我對佛，開眼見明，名為見外；閉眼見暗，名為見內。是義云何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當閉眼見暗之時，此暗境界，為與眼對？為不眼對？若與眼對，暗在眼前，云何成內？若成內者，居暗室中，無日、月、燈，此室暗中，皆汝焦腑？若不對者，云何成見？若離外見，內對所成。合眼見暗，名為身中；開眼見明，何不見面？若不見面，內對不成；見面若成，此了知心及與眼根，乃在虛空，何成在內？若在虛空，自非汝體，卽應如來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。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覺，必汝執言身、眼兩覺，應有二知。卽汝一身，應成兩佛。是故應知，汝言見暗，名見內者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言：“我嘗聞佛開示四眾：‘由心生故，種種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。’我今思惟，卽思惟體，實我心性。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。亦非內、外、中間三處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今說言，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，隨所合處，心隨有者，是心無體，則無所合。若無有體而能合者，則十九界因七塵合。是義不然。若有體者，如汝以手自掙其體，汝所知心為復內出？為從外入？若復內出，還見身中；若從外來，先合見面。”

阿難言：“見是其眼，心知非眼，為見非義。”

佛言：“若眼能見，汝在室中，門能見不？則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應皆見物。若見物者，云何名死？阿難，又汝覺了

能知之心，若必有體，為復一體？為有多體？今在汝身，為復徧體？為不徧體？若一體者，則汝以手挾一支時，四支應覺。若咸覺者，挾應無在。若挾有所，則汝一體自不能成。若多體者，則成多人，何體為汝？若徧體者，同前所挾。若不徧者，當汝觸頭，亦觸其足，頭有所覺，足應無知。今汝不然。是故應知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‘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’。如我思惟，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。內無知故，在內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。今相知故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”

佛言：“汝言中間，中必不迷，非無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

處？為當在身？若在身者，在邊非中，在中同內。若在處者，為有所表？為無所表？無表同無，表則無定。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為中時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。表體既混，心應雜亂。”

阿難言：“我所說中，非此二種。如世尊言，眼色為緣生於眼識，眼有分別，色塵無知。識生其中，則為心在。”

佛言：“汝心若在根塵之中，此之心體，為復兼二？為不兼二？若兼二者，物體雜亂。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、不知，卽無體性，中何為相？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。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昔見佛與大目連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，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

內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。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。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言覺知分別心性，俱無在者，世間虛空水陸飛行，諸所物象，名為一切。汝不著者，為在？為無？無則同於龜毛、兔角，云何不著？有不著者，不可名無。無相則無，非無則相。相有則在，云何無著？是故應知，一切無著，名覺知心，無有是處。”

爾時，阿難在大眾中卽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我是如來最小之弟，蒙佛慈愛。雖今出家，猶恃憍憐，所以多聞未得無漏。不能折伏娑毗羅呪，為彼所轉，溺於婬舍，當由不知眞際所詣。惟願世尊大慈哀愍，開示我等奢摩他路，令諸闡提隳

彌戾車。”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。及諸大眾，傾渴翹佇，欽聞示誨。

爾時，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，其光晃曜如百千日。普佛世界六種震動，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，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。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，皆住本國，合掌承聽。

佛告阿難：“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，業種自然如惡叉聚。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，乃至別成聲聞、緣覺，及成外道、諸天魔王及魔眷屬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，錯亂修習。猶如煮沙欲成嘉饌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。云何二種？阿難，一者，無始生死根本。則汝今者，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。二者，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。則汝今者，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。由

諸眾生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。阿難，汝今欲知奢摩他路，願出生死。今復問汝。”

卽時，如來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，語阿難言：“汝今見不？”

阿難言：“見。”

佛言：“汝何所見？”

阿難言：“我見如來舉臂屈指，為光明拳，曜我心目。”

佛言：“汝將誰見？”

阿難言：“我與大眾同將眼見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今答我，如來屈指為光明拳，曜汝心目，汝目可見。以何為心，當我拳曜？”

阿難言：“如來現今徵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窮尋逐。卽能推者，我將為心。”

佛言：“咄！阿難，此非汝心。”

阿難瞿然，避座合掌，起立白佛：“此非我心，當名何等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此是前塵虛妄相想，惑汝真性。由汝無始至於今生，認賊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輪轉。”

阿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佛寵弟心愛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獨供養如來，乃至徧歷恒沙國土，承事諸佛及善知識，發大勇猛，行諸一切難行法事，皆用此心。縱令謗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發明不是心者，我乃無心，同諸土木？離此覺知，更無所有。云何如來說此非心？我實驚怖，兼此大眾無不疑惑。惟垂大悲，開示未悟。”

爾時，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，欲令心入無生法忍。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：“如來常說‘諸法所生，唯心

所現’。一切因果，世界、微塵，因心成體。阿難，若諸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葉縷結，詰其根元，咸有體性。縱令虛空，亦有名貌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，性一切心，而自無體？若汝執悞，分別覺觀所了知性，必為心者，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、香、味、觸諸塵事業，別有全性。如汝今者，承聽我法，此則因聲而有分別。縱滅一切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內守幽閑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我非勅汝執為非心，但汝於心，微細揣摩。若離前塵有分別性，即真汝心。若分別性離塵無體，斯則前塵分別影事。塵非常住，若變滅時，此心則同龜毛、兔角，則汝法身同於斷滅，其誰修證無生法忍？”

即時，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。

佛告阿難：“世間一切諸修學人，現

前雖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盡成阿羅漢，皆由執此生死妄想，誤為眞實。是故汝今雖得多聞，不成聖果。”

阿難聞已，重復悲淚，五體投地，長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自我從佛發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無勞我修，將謂如來惠我三昧。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失我本心。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；譬如窮子，捨父逃逝。今日乃知，雖有多聞，若不行修，與不聞等；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二障所纏，良由不知寂常心性。惟願如來哀愍窮露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”

卽時，如來從眉心涌出寶光。其光晃昱，有百千色。十方微塵普佛世界，一時周徧。徧灌十方所有寶刹諸如來頂，旋至阿難及諸大眾。告阿難言：

“吾今為汝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眾生，獲妙微密性淨明心，得清淨眼。阿難，汝先答我見光明拳。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？云何成拳？汝將誰見？”

阿難言：“由佛全體閻浮檀金，艷如寶山，清淨所生，故有光明；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如來今日實言告汝。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。阿難，譬如我拳，若無我手不成我拳，若無汝眼不成汝見。以汝眼根例我拳理，其義均不？”

阿難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既無我眼，不成我見。以我眼根例如來拳，事義相類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言相類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無手人，拳畢竟滅；彼無眼

者，非見全無。所以者何？汝試於途詢問盲人：‘汝何所見？」彼諸盲人必來答汝：‘我今眼前唯見黑暗，更無他曠。’以是義觀，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？”

阿難言：“諸盲眼前惟睹黑暗，云何成見？”

佛告阿難：“諸盲無眼，唯睹黑暗，與有眼人處於暗室，二黑有別？為無有別？”

“如是，世尊。此暗中人與彼群盲，二黑較量，曾無有異。”

“阿難，若無眼人全見前黑，忽得眼光，還於前塵見種種色，名眼見者。彼暗中人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，亦於前塵見種種色，應名燈見。若燈見者，燈能有見，自不名燈；又則燈觀，何關汝事？是故當知，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，是眼非

燈。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，是心非眼。”

阿難雖復得聞是言，與諸大眾口已默然，心未開悟。猶冀如來慈音宣示，合掌清心，佇佛悲誨。

爾時，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，開五輪指，誨勅阿難及諸大眾：“我初成道，於鹿園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：‘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。’汝等當時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？”

時憍陳那起立白佛：“我今長老，於大眾中獨得解名，因悟‘客塵’二字成果。世尊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事畢，倣裝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‘客’，住名‘主人’。以不住者，名為‘客’義。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

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。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，澄寂名‘空’，搖動名‘塵’。以搖動者，名為‘塵’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卽時，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，屈已，復開；開已，又屈。謂阿難言：“汝今何見？”

阿難言：“我見如來百寶輪掌，眾中開合。”

佛告阿難：“汝見我手眾中開合，為是我手有開有合？為復汝見有開有合？”

阿難言：“世尊寶手眾中開合。我見如來手自開合，非我見性有開有合。”

佛言：“誰動？誰靜？”

阿難言：“佛手不住。而我見性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，卽時阿難迴首右盼。又放一光在阿難左，阿難又則迴首左盼。佛告阿難：“汝頭今日何因搖動？”

阿難言：“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，故左右觀，頭自搖動。”

“阿難，汝盼佛光，左右動頭。為汝頭動？為復見動？”

“世尊，我頭自動。而我見性尚無有止，誰為搖動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於是，如來普告大眾：“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為‘塵’，以不住者名之為‘客’。汝觀阿難，頭自動搖，見無所動；又汝觀我，手自開合，見無舒卷。云何汝今以動為身？以動為境？從始洎

終，念念生滅，遺失眞性，顛倒行事。性心失眞，認物為己。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。”

爾時，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，身心泰然。念無始來失卻本心，妄認緣塵，分別影事。今日開悟，如失乳兒忽遇慈母。合掌禮佛，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，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。

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：“我昔未承諸佛誨勅，見迦旃延、毗羅胝子，咸言此身死後斷滅，名為涅槃。我雖值佛，今猶狐疑。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？今此大眾諸有漏者，咸皆願聞。”

佛告大王：“汝身現在，今復問汝，汝此肉身，為同金剛常住不朽？為復變壞？”

“世尊，我今此身終從變滅。”

佛言：“大王，汝未曾滅，云何知滅？”

“世尊，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，我觀現前，念念遷謝，新新不住。如火成灰，漸漸銷殞，殞亡不息。決知此身，當從滅盡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大王。汝今生齡已從衰老，顏貌何如童子之時？”

“世尊，我昔孩孺，膚腠潤澤；年至長成，血氣充滿；而今頽齡，迫於衰耄，形色枯悴，精神昏昧，髮白面皺，逮將不久。如何見比充盛之時？”

佛言：“大王，汝之形容應不頓朽？”

王言：“世尊，變化密移，我誠不覺；寒暑遷流，漸至於此。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雖號年少，顏貌已老初十歲時；三十之年，又衰二十；於今六十又過於二，觀五十時，宛然強壯。世尊，我見密移，雖

此殂落，其間流易，且限十年。若復令我微細思惟，其變寧唯一紀、二紀，實唯年變。豈唯年變？亦兼月化。何直月化？兼又日遷。沉思諦觀，剎那剎那，念念之間，不得停住。故知我身，終從變滅。”

佛告大王：汝見變化遷改不停，悟知汝滅；亦於滅時，汝知身中，有不滅耶？波斯匿王合掌白佛：我實不知。佛言：我今示汝不生滅性。大王，汝年幾時見恆河水？王言：我生三歲，慈母攜我，謁耆婆天，經過此流。爾時卽知，是恆河水。佛言：大王，如汝所說，二十之時，衰於十歲，乃至六十，日月歲時，念念遷變。則汝三歲見此河時，至年十三，其水云何？王言：如三歲時，宛然無異，乃至於今，年六十二，亦無有異。佛

言：汝今自傷，髮白面皺，其面必定皺於童年；則汝今時觀此恆河，與昔童時，觀河之見，有童耄不？王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大王，汝面雖皺，而此見精，性未曾皺。皺者為變，不皺非變。變者受滅；彼不變者，元無生滅。云何於中，受汝生死？而猶引彼末伽梨等，都言此身，死後全滅。

王聞是言，信知身後，捨生趣生。與諸大眾踴躍歡喜，得未曾有。

阿難卽從座起，禮佛合掌，長跪白佛：世尊，若此見聞，必不生滅；云何世尊，名我等輩，遺失眞性，顛倒行事？願興慈悲，洗我塵垢。卽時，如來垂金色臂，輪手下指，示阿難言：汝今見我母陀羅手，為正為倒？阿難言：世間眾生以此為倒，而我不知誰正誰倒。佛告阿

難：若世間人以此為倒，卽世間人將何為正？阿難言：如來豎臂，兜羅綿手，上指於空，則名為正。佛卽豎臂，告阿難言：若此顛倒，首尾相換，諸世間人，一倍瞻視。則知汝身，與諸如來清淨法身，比類發明。如來之身，名正徧知；汝等之身，號性顛倒。隨汝諦觀，汝身佛身，稱顛倒者，名字何處號為顛倒？

於時，阿難與諸大眾瞪瞢瞻佛，目睛不瞬；不知身心，顛倒所在。

佛興慈悲，哀愍阿難，及諸大眾，發海潮音，徧告同會：諸善男子，我常說言：色心諸緣，及心所使，諸所緣法，唯心所現。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，真精妙心，中所現物。云何汝等，遺失本妙，圓妙明心，寶明妙性，認悟中迷？晦昧為空；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。色雜妄想，想

相為身。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，以為心性。一迷為心，決定惑為色身之內。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、虛空、大地，咸是妙明，眞心中物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棄之，唯認一浮漚體。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汝等卽是迷中倍人。如我垂手，等無差別，如來說為可憐愍者。

阿難承佛悲救深誨，垂泣叉手，而白佛言：我雖承佛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元所圓滿，常住心地。而我悟佛，現說法音，現以緣心，允所瞻仰。徒獲此心，未敢認為本元心地。願佛哀愍，宣示圓音；拔我疑根，歸無上道。

佛告阿難：汝等尚以緣心聽法，此法亦緣，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，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，當應看月。若復觀指，以為月體。此人豈唯失月輪，亦亡其

指。何以故？以所標指，為明月故。豈唯亡指，亦復不識明之與暗。何以故？卽以指體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無所了故。汝亦如是。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，此心自應離分別音，有分別性；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暫止便去，終不常住。而掌亭人都無所去，名為亭主。此亦如是。若真汝心，則無所去；云何離聲無分別性？斯則豈唯生分別心；分別我容，離諸色相，無分別性。如是乃至分別都無，非色非空，拘舍離等昧為冥諦，離諸法緣無分別性。則汝心性各有所還，云何為主？

阿難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還；則如來說妙明元心，云何無還？惟垂哀愍，為我宣說。

佛告阿難：且汝見我見精明元，此

見雖非妙精明心，如第二月，非是月影。汝應諦聽，今當示汝無所還地。阿難，此大講堂，洞開東方。日輪升天，則有明曜；中夜黑月，雲霧晦暝，則復昏暗；戶牖之隙，則復見通；牆宇之間，則復觀壅；分別之處，則復見緣；頑虛之中，徧是空性；鬱浡之象，則紝昏塵，澄霽斂氣，又觀清淨。阿難，汝咸看此諸變化相；吾今各還本所因處。云何本因？阿難，此諸變化，明還日輪。何以故？無日不明，明因屬日，是故還日。暗還黑月，通還戶牖，壅還牆宇，緣還分別，頑虛還空，鬱浡還塵，清明還霽。則諸世間，一切所有，不出斯類。汝見八種見精明性，當欲誰還？何以故？若還於明，則不明時，無復見暗；雖明暗等種種差別，見無差別。諸可還者，自然非汝；

不汝還者，非汝而誰？則知汝心，本妙明淨。汝自迷悶，喪本受淪，於生死中，常被漂溺。是故如來名可憐愍。

阿難言：我雖識此見性無還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？

佛告阿難：吾今問汝，汝今未得無漏清淨，承佛神力，見於初禪，得無障礙；而阿那律，見閻浮提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。諸菩薩等，見百千界；十方如來，窮盡微塵清淨國土，無所不矚；眾生洞視，不過分寸。

阿難，且吾與汝，觀四天王所住宮殿，中間徧覽，水、陸、空行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，無非前塵分別留礙。汝應於此，分別自他；今吾將汝擇於見中，誰是我體？誰為物象？阿難，極汝見源，從日月宮，是物非汝；至七金山，周徧諦

觀，雖種種光亦物非汝；漸漸更觀，雲騰鳥飛，風動塵起，樹木山川，草芥人畜，咸物非汝。阿難，是諸近遠，諸有物性，雖復差殊。同汝見精，清淨所矚，則諸物類自有差別，見性無殊。此精妙明，誠汝見性。

若見是物，則汝亦可見吾之見？若同見者，名為見吾；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；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

又則汝今見物之時，汝既見物，物亦見汝。體性紛雜，則汝與我，並諸世間，不成安立。阿難，若汝見時，是汝非我。見性周徧，非汝而誰？云何自疑汝之眞性，性汝不眞，取我求實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見性，必我

非餘。我與如來，觀四天王勝藏寶殿，居日月宮。此見周圓徧娑婆國，退歸精舍，只見伽藍；清心戶堂，但瞻簷廡。世尊，此見如是。其體本來周徧一界，今在室中，唯滿一室？為復此見，縮大為小？為當牆宇，夾令斷絕？我今不知斯義所在，願垂弘慈，為我敷演。

佛告阿難：一切世間，大小內外諸所事業，各屬前塵；不應說言，見有舒縮。譬如方器，中見方空。吾復問汝：此方器中，所見方空，為復定方？為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別安圓器，空應不圓？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，應無方空？汝言不知斯義所在。義性如是，云何為在？阿難，若復欲令人無方圓；但除器方，空體無方。不應說言，更除虛空方相所在。若如汝問，入室之時，縮見令小。

仰觀日時，汝豈挽見齊於日面？若築牆宇，能夾見斷；穿為小竇，寧無續跡？是義不然。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迷已為物；失於本心，為物所轉，故於是中，觀大觀小。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身心圓明，不動道場。於一毛端，徧能含受，十方國土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見精必我妙性，今此妙性現在我前。見必我真，我今身心復是何物？而今身心分別有實，彼見無別分辨我身。若實我心，令我今見；見性實我，而身非我？何殊如來先所難言：物能見我。惟垂大慈，開發未悟。

佛告阿難：今汝所言，見在汝前，是義非實。若實汝前，汝實見者；則此見精既有方所，非無指示。且今與汝坐祇

陀林，徧觀林渠，及與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對恆河。汝今於我師子座前，舉手指陳。是種種相：陰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礙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如是乃至草樹纖毫，大小雖殊，但可有形，無不指著。若必其見現在汝前，汝應以手確實指陳，何者是見？阿難當知，若空是見，既已成見，何者是空？若物是見，既已是見，何者為物？汝可微細披剝萬象，析出精明淨妙見元，指陳示我。同彼諸物，分明無惑。

阿難言：我今於此重閣講堂，遠洎恆河，上觀日月，舉手所指，縱目所觀；指皆是物，無是見者。世尊，如佛所說，況我有漏初學聲聞；乃至菩薩，亦不能於萬物象前，剖出精見，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

佛復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無有見精離一切物，別有自性；則汝所指，是物之中無是見者。今復告汝：汝與如來坐祇陀林。更觀林苑，乃至日月，種種象殊。必無見精，受汝所指；汝又發明，此諸物中何者非見？

阿難言：我實徧見此祇陀林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見。何以故？若樹非見，云何見樹？若樹卽見，復云何樹？如是乃至若空非見，云何見空？若空卽見，復云何空？我又思惟：是萬象中，微細發明，無非見者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

於是大眾非無學者，聞佛此言，茫然不知是義終始。一時惶悚，失其所守。如來知其魂慮變懼，心生憐愍，安

慰阿難及諸大眾：諸善男子，無上法王，是真實語。如所如說，不誑不妄，非末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議；汝諦思惟，無忝哀慕。

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，愍諸四眾。在大眾中，卽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諸大眾，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，色、空，是、非是義。世尊，若此前緣色空等象，若是見者，應有所指；若非見者，應無所矚。而今不知是義所歸，故有驚怖。非是疇昔善根輕渺。惟願如來大慈發明，此諸物象，與此見精，元是何物？於其中間無是非是。

佛告文殊及諸大眾：十方如來，及大菩薩，於其自住三摩地中。見與見緣，並所想相；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此

見及緣，元是菩提妙淨明體；云何於中，有是非是？文殊，吾今問汝：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？為無文殊？

如是，世尊，我真文殊。無是文殊，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則二文殊。然我今日非無文殊，於中實無是非二相。

佛言：此見妙明，與諸空塵，亦復如是。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，妄為色、空，及與聞見。如第二月。誰為是月？又誰非月？文殊，但一月真，中間自無是月非月。是以汝今觀見與塵，種種發明，名為妄想；不能於中，出是非是。由是真精妙覺明性，故能令汝出指非指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誠如法王所說，覺緣徧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非生滅。與先梵志娑毗迦羅，所談冥諦，及投灰

等諸外道種，說有真我徧滿十方，有何差別？世尊亦曾於楞伽山，為大慧等敷演斯義：彼外道等，常說自然；我說因緣，非彼境界。我今觀此：覺性自然，非生非滅，遠離一切虛妄顛倒，似非因緣。與彼自然，云何開示，不入群邪，獲真實心妙覺明性？

佛告阿難：我今如是開示方便，真實告汝；汝猶未悟，惑為自然。阿難，若必自然，自須甄明有自然體。汝且觀此妙明見中，以何為自？此見為復以明為自？以暗為自？以空為自？以塞為自？阿難，若明為自，應不見暗；若復以空為自體者，應不見塞；如是乃至諸暗等相，以為自者；則於明時見性斷滅，云何見明？

阿難言：必此妙見，性非自然，我今

發明是因緣生。心猶未明；諮詢如來，是義云何合因緣性？

佛言：汝言因緣，吾復問汝：汝今因見，見性現前。此見為復因明有見？因暗有見？因空有見？因塞有見？阿難，若因明有，應不見暗；如因暗有，應不見明；如是乃至因空、因塞，同於明、暗。復次，阿難，此見又復緣明有見？緣暗有見？緣空有見？緣塞有見？阿難，若緣空有，應不見塞；若緣塞有，應不見空；如是乃至緣明、緣暗，同於空、塞。當知如是精覺妙明，非因、非緣，亦非自然。非不自然，無非、不非，無是、非是。離一切相，卽一切法。汝今云何於中措心，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？如以手掌撮摩虛空，只益自勞，虛空云何隨汝執捉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必妙覺性，非因、非緣。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：見性具四種緣？所謂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，是義云何？

阿難，我說世間諸因緣相，非第一義。阿難，吾復問汝：諸世間人說我能見，云何名見？云何不見？阿難言：世人因於日、月、燈光，見種種相，名之為見；若復無此三種光明，則不能見。阿難，若無明時，名不見者，應不見暗。若必見暗，此但無明，云何無見？阿難，若在暗時，不見明故，名為不見；今在明時，不見暗相，還名不見。如是二相，俱名不見。若復二相，自相陵奪，非汝見性於中暫無。如是則知二俱名見，云何不見？

是故，阿難，汝今當知，見明之時，

見非是明；見暗之時，見非是暗；見空之時，見非是空；見塞之時，見非是塞。四義成就。汝復應知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。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；云何復說因緣、自然，及和合相？汝等聲聞，狹劣無識，不能通達清淨實相。吾今誨汝，當善思惟，無得疲怠妙菩提路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世尊，為我等輩宣說因緣，及與自然；諸和合相，與不和合，心猶未開。而今更聞見見非見，重增迷悶。伏願弘慈，施大慧目，開示我等，覺心明淨。作是語已，悲淚頂禮，承受聖旨。

爾時，世尊憐愍阿難，及諸大眾，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。告阿難言：汝雖強記，但益多聞；於奢摩他微密觀照，心猶未了。汝今諦聽，吾

當為汝分別開示；亦令將來諸有漏者，獲菩提果。阿難，一切眾生輪迴世間，由二顛倒分別見妄，當處發生，當業輪轉。云何二見？一者、眾生別業妄見；二者、眾生同分妄見。

云何名為別業妄見？

阿難，如世間人，目有赤眚，夜見燈光，別有圓影，五色重疊。於意云何？此夜燈明所現圓光，為是燈色？為當見色？阿難，此若燈色，則非眚人何不同見？而此圓影唯眚之觀？若是見色，見已成色，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？復次，阿難，若此圓影，離燈別有，則合傍觀屏、幃、几、筵有圓影出？離見別有，應非眼矚，云何眚人目見圓影？是故當知，色實在燈，見病為影。影、見俱眚，見眚非病；終不應言是燈是見，於是

中有非燈非見。如第二月，非體非影。何以故？第二之觀，捏所成故。諸有智者，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、非形，離見、非見。此亦如是，目眚所成，今欲名誰是燈是見？何況分別非燈非見？

云何名為同分妄見？

阿難，此閻浮提，除大海水，中間平陸有三千洲。正中大洲，東西括量，大國凡有二千三百；其餘小洲在諸海中，其間或有三兩百國，或一、或二，至於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。阿難，若復此中有一小洲，只有兩國。唯一國人，同感惡緣；則彼小洲當土眾生，睹諸一切不祥境界：或見二日，或見兩月，其中乃至暈、適、珮、玦、彗、孛、飛、流、負、耳、虹、蜺，種種惡相。但此國見，彼國眾生本所不見，亦復不聞。阿難，吾今為汝，以此二事，

進、退合明。阿難，如彼眾生別業妄見。矚燈光中所現圓影，雖似前境；終彼見者目眚所成，眚卽見勞，非色所造。然見眚者，終無見咎。例汝今日：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，皆是無始見病所成。見與見緣，似現前境；元我覺明，見所緣眚，覺見卽眚。本覺明心，覺緣非眚。覺所覺眚，覺非眚中。此實見見，云何復名覺、聞、知、見？是故汝今見我及汝，並諸世間十類眾生，皆卽見眚，非見眚者。彼見眞精，性非眚者，故不名見。

阿難，如彼眾生同分妄見，例彼妄見別業一人。一病目人，同彼一國；彼見圓影，眚妄所生。此眾同分所見不祥，同見業中，瘴惡所起。俱是無始，見妄所生。例閻浮提三千洲中，兼四大

海，娑婆世界，並洎十方，諸有漏國，及諸眾生。同是覺明無漏妙心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虛妄病緣；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若能遠離諸和合緣，及不和合，則復滅除諸生死因。圓滿菩提，不生滅性。清淨本心，本覺常住。

阿難，汝雖先悟本覺妙明，性非因緣，非自然性；而猶未明如是覺元，非和合生，及不和合。阿難，吾今復以前塵問汝：汝今猶以一切世間，妄想和合，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。則汝今者，妙淨見精，為與明和？為與暗和？為與通和？為與塞和？若明和者，且汝觀明，當明現前，何處雜見？見相可辨，雜何形像？若非見者，云何見明？若卽見者，云何見見？必見圓滿，何處和明？若明圓滿，不合見和。見必

異明，雜則失彼性、明名字；雜失明、性，和明非義。彼暗與通，及諸群塞，亦復如是。

復次，阿難，又汝今者妙淨見精，為與明合？為與暗合？為與通合？為與塞合？若明合者，至於暗時，明相已滅，此見卽不與諸暗合，云何見暗？若見暗時，不與暗合，與明合者，應非見明。既不見明，云何明合，了明非暗？彼暗與通，及諸群塞，亦復如是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思惟：此妙覺元，與諸緣塵，及心念慮，非和合耶？

佛言：汝今又言覺非和合，吾復問汝：此妙見精非和合者，為非明和？為非暗和？為非通和？為非塞和？若非明和，則見與明，必有邊畔。汝且諦觀：何處是明？何處是見？在見在明，自何

為畔？阿難，若明際中必無見者，則不相及，自不知其明相所在，畔云何成？彼暗與通，及諸群塞，亦復如是。

又妙見精非和合者，為非明合？為非暗合？為非通合？為非塞合？若非明合，則見與明，性、相乖角；如耳與明，了不相觸。見且不知明相所在，云何甄明合、非合理？彼暗與通，及諸群塞，亦復如是。

阿難，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；幻妄稱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如是乃至：五陰、六入，從十二處至十八界。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；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。殊不能知生滅去來，本如來藏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於去、來、迷、悟、生、死，了無所得。阿難，云何五

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

阿難，譬如有人以清淨目，觀晴明空，唯一晴虛，迥無所有。其人無故不動目睛，瞪以發勞，則於虛空別見狂華，復有一切狂亂非相。色陰當知，亦復如是。阿難，是諸狂華，非從空來，非從目出。如是，阿難，若空來者，既從空來，還從空入。若有出入，卽非虛空。空若非空，自不容其華相起滅；如阿難體，不容阿難。若目出者，既從目出，還從目入。卽此華性，從目出故，當合有見。若有見者，去旣華空，旋合見眼？若無見者，出旣翳空，旋當翳眼。又見華時，目應無翳，云何晴空號清明眼？是故當知色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阿難，譬如有人，手足宴安，百骸調適。忽如忘生，性無違順。其人無故以

二手掌，於空相摩，於二手中妄生澀、滑、冷、熱諸相。受陰當知，亦復如是。阿難，是諸幻觸，不從空來，不從掌出。如是，阿難，若空來者，既能觸掌，何不觸身？不應虛空選擇來觸。若從掌出，應非待合？又掌出故，合則掌知，離則觸入，臂、腕、骨、髓，應亦覺知入時蹤跡。必有覺心知出知入，自有一物身中往來，何待合知，要名為觸？是故當知受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阿難，譬如有人，談說酢梅，口中水出；思蹋懸崖，足心酸澀。想陰當知，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酢說，不從梅生，非從口入。如是，阿難，若梅生者，梅合自談，何待人說？若從口入，自合口聞，何須待耳？若獨耳聞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思蹋懸崖，與說相類。是故當知想

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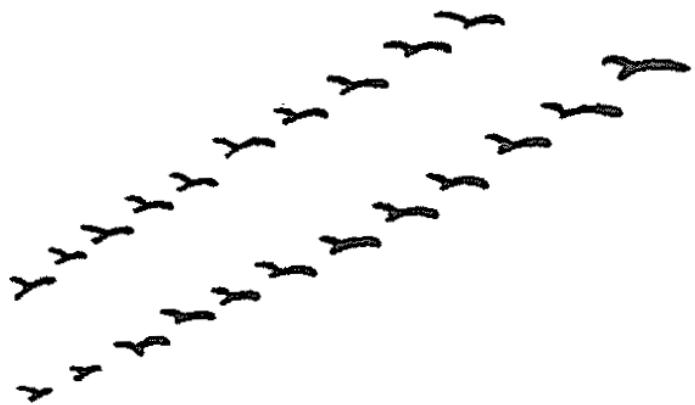
阿難，譬如暴流，波浪相續，前際後際，不相踰越。行陰當知，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流性，不因空生；不因水有；亦非水性；非離空、水。如是，阿難，若因空生，則諸十方無盡虛空，成無盡流，世界自然俱受淪溺。若因水有，則此暴流，性應非水；有所有相，今應現在。若卽水性，則澄清時，應非水體。若離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無流。是故當知行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阿難，譬如有人，取頻伽瓶，塞其兩孔；滿中擎空，千里遠行，用餉他國。識陰當知，亦復如是。阿難，如是虛空，非彼方來，非此方入。如是，阿難，若彼方來，則本瓶中旣貯空去，於本瓶地，應少虛空。若此方入，開孔倒瓶，應見空出。

是故當知識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

提携
子瞻畫





遠
征



远
征



迴向偈

世界和平，人民安樂。

正法久住，法輪常轉。

災障消滅，禍患不生。

法界有情，同生極樂。

